



每一代人，都有自己的“悟空”

□艾禾

如意金箍棒出現，威風凜凜的孫悟空，蜘蛛精那麼妖媚，豬悟能帥得驚人。《雲宮迅音》響起時，我有一種想騰雲駕霧的衝動。“黑神話·悟空”火了，引人入勝的神話傳說、四大名著的文學背景、精美的文化遺產復刻、畫面效果、動作、場景與業界3A大作比肩的水準，讓它這幾天火遍全網，火到外國。突然想起，我曾經也喜歡打遊戲。

小時候是個乖學生，什麼都不會玩，所以大學時玩的天性控制不住地迸發出來，我忽然對電子遊戲有了濃厚的興趣。遊戲機多在街邊門面里，有的干脆放在雜貨店門口，所以稱街機。也有一種打法簡單，但色彩和人物複雜的遊戲《西遊記》，滿足了我天性里喜歡熱鬧的嗜好，我混迹於一群小學生中間，手忙腳亂地搖著手柄，聽那些小學生著急地教育我：“用絕殺！快點啊！”但是總是要花五六分鐘，我的孫悟空才會渾身發光，尖聲尖氣地吼一聲“天罡火”，然後馬上被妖怪們打死。有小學生十分地恨鐵不成鋼，說你這麼笨怎麼過得了版？所以，在這款遊戲里，我一直沒有看到過唐僧師傅取到真經修成正果的壯觀場面，倒是街機老板看到我滿臉堆笑，人家一元錢3幣，我可以拿4幣的優惠，反正他也知道我打不過十分鐘。

上世紀90年代，電腦是奢侈品，我存了三千塊買了台二手手機，就是為了打遊戲《仙劍奇俠傳》。那些個夜晚，只要一聽到《仙劍》悠揚的主題音樂，心中就妥帖下來，“這漫漫长夜，又可以消磨過去了。”天天為李逍遙、趙靈兒的曲折愛情故事暗暗擔心，為他們的“事業、感情”而打打殺殺，直到打到僵尸那關，終於打煩：李逍遙在地下迷宮找了四五天都找不到僵尸王，僵尸却層出不窮，《仙劍》最不好的設計就是妖怪不停地出現，打死了又冒出來，鬼哭狼嚎，於是我只好轉

向打《金庸群俠傳》。這個遊戲畫面很漂亮，目標是金庸“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”這十四本書，一時劍氣滿天花滿樓，江湖恩怨、快意恩仇，我成了翩翩少俠，在武林中恣意馳騁。

PC遊戲打膩了，就開始打一些簡單的製造類、角色扮演類。《盟軍敢死隊》《紅色警戒》等，都是當時風行的遊戲。我的英語不怎麼樣，但一樣打完了全英文版的《生化危機1、2》。我不得不再再讚美這個遊戲的精美，相比其他上世紀90年代的遊戲，水平一騎絕塵，雖然它是一款恐怖遊戲，曾讓個別玩家打到惊慌失措，差點精神錯亂。但它的確做得太大气了，裡面的建築、裝飾之豪華精緻，完全是專業建築師的手筆。劇情也別具一格。果不其然，《生化危機》如今火了快三十年，已經推出了幾十個遊戲，以及各種電影、漫畫系列。

《帝國時代》打了三四個月。不停地擴大我的帝國，製造一些會念咒語的巫婆去把人家的軍隊變成我的軍隊，變出一些全副武裝的激光兵去摧毀人家的軍事基地，終於打到無人能敵。有一次，我開出戰艦去攻打鄰國，忽然發現一個島嶼，上面的農民還處於刀耕火種的時代，他們沒有造戰船，沒有拿槍炮，雖然那時顯示器還不是純平的，但一樣可以看到他們臉上的祥和安靜的表情，對我的進攻一臉的無辜和無措。那一刻我被觸動，忽然覺得戰爭是多麼無聊，人家與世無爭，過得這麼平安，我為什麼要去破壞他們的家園？

也許就是從那一天起開始對遊戲的感覺降溫，後來網絡開始漸露鋒芒，我慢慢把時間花在文學BBS和OICQ上，終於不再打遊戲。

後來，我的幾個朋友在網絡上打《傳奇》《決戰》，一直打到《魔獸世界》《征途》《完美世界》，聽他們花了好多時間來練級、“買裝備”、加公會，交流“被騙100W，心頭不爽，到比奇倉庫砍人，哪曉得遭人害了，把那個人殺了6次”等等，我完全一臉茫然。我女兒也到了愛玩遊戲的年齡，她打《英雄聯盟》時，喜歡一個叫安妮的角色，很萌的小矮人姑娘，嘖嘖氣地問：“你看見我的小熊了嗎？”我跟著她去南坪會展中心參加動漫大會，很多年輕人熱愛COSPLAY（遊戲角色扮演），在大會上表演，好看好玩。就覺得自己落伍，還沒有當過骨灰級玩家呢，青春就飛逝了。

我不反對孩子玩遊戲，玩是人的天性，何況遊戲也是思想的結晶，就如古代的傳說、現代的書籍，當今大家喜聞樂見的电影、視頻，都有作者的辛苦付出；遊戲是幻夢的實現，在遊戲裡面，每個人都可以決定不同的玩法，你可以是家族族長，也可以是白衣大俠，狂來說劍，怨去吹簫，要不眾人敬仰，要不江湖大笑，這些感覺或許是現實生活中不易得到的；遊戲還是社交方式之一，異地親人朋友可以在遊戲里聯繫感情，朋友聚會的時候也可以通過團隊遊戲來提升趣味。正如法國社會學家Roger Cailliois在其著作《遊戲與人》中給出了遊戲的幾大特色：“有趣，時間空間上獨立，結果的不可預見性，無生產性，規則性，虛構性”。當然，遊戲不能沉迷，更要學會控制，當家長的尤其要掌握這個度。

如果每部遊戲能和“黑神話·悟空”一樣，植入深厚的文化元素並強勢輸出就更好了，讓老外玩過之後惊呼太美，古色古香的建築真是美輪美奐呀，這些經文掛畫、佛像、廟宇，都是中國的寶貝，中國文化，璀璨奪目！

有朋友說他的遊戲史是一部花錢史，我笑他誇張；有人說是一部血淚史，我更笑他矯情。我和遊戲，應該是曾經一起遊玩的朋友吧，那友情淡淡的，有糊塗快樂的回憶，也有關於歲月的感念。

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

拓荒記

□甘國蓉

單位附近有一大片荒地，我“覬覦”許久。想到兒時菜園子裡的各种鮮嫩蔬菜，“拓荒”這念頭便在我腦海里萌生。

心動不如行動，那強烈的願望最終讓我付諸了行動。幾天裡，我一邊準備拓荒的工具——鐮刀、鋤頭和柴刀，一邊考慮著怎樣去拓荒。

一個冬天的早上，我帶上工具，兴致勃勃地向那片荒地走去，開始我的拓荒“三部曲”。

第一步：選地並清理雜草。首先，我得到處“偵察”，看哪塊地土肥且平整。如果連雜草都長得很茂盛的話，我覺得那土質肯定不會差。為啥要選平整的呢？因為相比那種有坡度的地，平坦的地挖起來會更省力些。

按照以上經驗，我終於選中了一大塊兒，內心十分歡喜。荒地裡一大片干枯茅草，一米左右的高度，雖顏色枯黃，但身子骨卻硬挺著呢！根據小時割牛草攢下的經驗，我知道一定要握住它們的底部，那葉子部位容易划傷手。儘管它們高傲地向我示威，我還是用鋒利的鐮刀毫不留情地統統割掉。面對洋槐樹，我得換另外的工具，拿起柴刀跟它們較量。大的槐樹還好，下面的主干部分沒有刺，只顧用力砍就行。可小槐樹全身上下都長滿刺，左手都不知道該握住哪，手被刺破就在所難免。也許是多年沒做農活的緣故，又或許是握鐮刀或柴刀太緊，沒過多久，右手中間三指的底部連續隆起了一個個血泡。它們似乎想告訴我，“拓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！”

做完第一步，我就開始拓荒的第二步：深耕。

要說這“深耕”，更不是容易的事。因為畢竟這片荒地已經有些年头沒人種了，時常還有牛羊在這裡“游蕩”，所以，挖的時候要用足勁才能挖得夠深，才不枉“深耕”。我拿出十足勁，每一鋤用力地挖下去，卻只有半鋤。如果想挖得更深，同一個地方必須連續挖兩鋤才行。畢竟牛羊的“鐵蹄”已經將它們踩得夠緊了。我埋頭苦干好一陣才挖了一小塊，而且只是粗略地深耕一番，沒有撿草頭，更沒有把泥土弄細，大塊大塊的泥土毫無規則地擺放著……我

不禁有些泄氣。就在那時，母親打來電話，我把拓荒之事告訴她。她說第一遍只需翻土就行，等過一段時間後再去挖碎，那樣會省力不少。母親的電話彷彿一場及時雨，給了我繼續勞動的信心。

放下電話，我繼續挖，直到挖到一個楊槐樹根跟前。我準備铆足勁兒三下五除二把它拿下，殊不知它却在跟我暗暗較勁。我首先把它四周延伸開來的根挖斷，本以為就大功告成，沒想到，任憑我怎么搖它，它只是向我點頭示好，就是不肯“屈服”。於是我又拿起鋤頭向它的底部展開全面“攻勢”。坑越挖越大，挖起來的土堆成小山丘了，原來它的主根豎直向下，並且十分粗壯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樹根最終還是被徹底挖斷，整个人直接癱坐在地上。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有汗滴悄悄落下，還有兩行熱淚滑過臉龐。

最後，便進入第三階段：細耕。這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太陽曝曬後的動作，比起第二步，要容易一些。泥土被太陽曬一段時間後，比較乾燥，容易弄碎。大塊大塊的“泥土磚”，用鋤頭一敲，很快就散了，這樣更容易挑揀出草頭和雜樹的根須。這一步操作，雖不需花太多的力氣，但費腰。一會兒直起來挖，一會兒又彎下去撿。半天下來，腰疼得不行。但一想到待這完成後，就可以種上自己喜歡的蔬菜，那股子勁兒自然又上來了。

三步完成後，我雙手背在身後，悠閒地走在地邊。想到曾經雜草叢生的荒地，現變成干淨平整的“熟地”，一種成就感油然而生。此刻，我仿佛看到那排成行的豇豆、茄子、海椒、西紅柿，還有藤蔓上挂著的一根根細長的絲瓜、一個個嬌嫩欲滴的南瓜崽兒、一朵朵黃得照人的向日葵……

（作者系重慶市豐都縣作協會員）



能懂的诗

烈日下，我把自己想成一粒谷子

□陳維宣

進入成功的糧倉
我还需要温度和热量
因为，我还有水分
还需要翻晒脱粒

把自己想象成谷子
就给田野拉近了距离
给晒坝拉近距离
给火拉近了距离
与你的汗水融为一体

想象成自己是一粒谷子
四五十度不在话下
让太阳更烈性些吧
蒸发掉我一切水分
奉献给你全部干货

（作者系重慶市詩詞學會會員）

在雲端看風車

□周玉建

1400米能種什麼
他們種了包谷、洋芋、腎豆
種了南瓜、西紅柿
一種，就是世世代代
今天，在更高的海拔
他們還種上了巨大的風車
在一個叫四眼坪的地方
長長的葉片幾乎垂及地面
58個兄弟手拉手
站在武陵山，和仙女山相望
這讓它們看起來很親近，很團結
它們每天與風擦肩而過
眺望腳下的烏江大溪河的畫廊
比它們更年長的太陽寺
端坐在彈子山頂
向遊客講述它前世的輝煌
那些更遼闊的平竹很听话
按風的指令面向西方朝拜

我站在雲端看風車
風車發出嗡嗡的轰鸣
如同58只巨大的銀鳥
保持著起飛的姿勢

（作者系永川區作協會員）

瓦房頂上的牙齒

□李之邨

冷絲絲的風，尋找著缺牙的孩子
缺牙的日子說著含混不清的話語
瓦房頂，躺著永遠不會再回到嘴裡的一顆牙齒
那是第一次看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
就這樣永遠丟失
雖然新的牙齒還會再次長出來
最終會像房頂上的瓦片一樣整齊

那時，老人們的牙齒缺了好幾顆
但他們再也不會長出新牙
所以他們不會把松脫的牙齒
再扔到瓦房頂上
那是我們第一次知道
牙齒除了咀嚼，還有很多很多意義
後來在牛市馬市進一步知道
買牛買馬，必須先看一看牙口
然後雙方手才能伸進袖筒里
比划著討價還價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